



名誉

(哥伦比亚) 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 著 欧阳石晓 译

Juan Gabriel Vasquez — Las reputaciones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Las reputaciones Juan Gabriel Vásquez

名 誉

(哥伦比亚) 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 著 欧阳石晓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5431

Juan Gabriel Vásquez

Las reputaciones

Copyright © 2013 by Juan Gabriel Vásquez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Casanovas & Lync Agencia Literaria,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誉 / (哥)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著;欧阳石晓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中经典精选)
ISBN 978-7-02-014015-2

I. ①名… II. ①胡… ②欧… III. ①中篇小说—哥
伦比亚—现代 IV. ①I77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62202 号

总策划 黄育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欧雪勤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5.5
字 数 92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015-2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Novella

因此，即使拥有相同的鼻子，也是不同的人。

——鲁道夫·托普弗^①《面相测试》

^① 鲁道夫·托普弗（1799—1846），瑞士漫画家。

马亚里诺坐在桑坦德公园的对面，等待着即将到来的颁奖典礼，擦鞋匠在擦亮他的皮鞋。突然，他确定自己看见了一名早已过世的漫画家。他的左脚放在木箱子上脚印状的凹槽里，为了让长期困扰他的疝气好受一点儿，他背倚着靠垫，阅读地方小报来打发时间。报纸廉价的纸张弄脏了他的手指，鲜红的大标题讲述的是血腥的罪行，偷情的曝光，以及外星人劫持了住在南部街区的小孩。阅读危言耸听的小报带给他一种负罪的快感：他只能在没人注意的时候阅读。就在他想到那一点——想到那些带他逃离于此、交付于这躲在羞怯阳伞下的堕落时光——的时候，他抬起头，将目光从报纸上移开，仿佛为了更好地记住那些文字。出现在他视野中的是高楼、永远阴沉的天空以及从一开始就破坏了路面沥青的树木，当他目光与之相遇的那一刻，他感到自己是第一次看见这一切。一切也就发生在那时。

仅仅是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那个人着深色西装，领结歪到一边，戴着一顶宽檐帽，他横穿过第七大道，然后转过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街角，便再也不见了。为了不让那个身影从视线里消失，马亚里诺向前倾了倾身子，在擦鞋匠将抹布靠近他皮鞋的同时把放在木箱子上的脚拿了下来。于是，鞋油在他的袜子上留下一个椭圆形的污渍：和擦鞋匠半闭的双眼一样，那污渍如同一个黑色的眼睛从下往上看着他并且指责他。在此之前，马亚里诺都只是从上往下观察过那擦鞋匠：着蓝色工装和布满刚刚掉落的头皮屑的肩膀以及秃得厉害的头顶；而这时，在他眼前出现的是静脉曲张的鼻梁、小而突出的耳朵以及灰白如鸽子粪的胡子。“对不起，”马亚里诺对他说，“我以为看见了熟人。”擦鞋匠继续他的工作，精准地来回擦抹鞋面。“喂，”他补充道，“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

“老板，您请说。”

“您听说过里卡多·伦登^①吗？”

他感到一阵从擦鞋匠那里传来的安静：心跳了一下，两下。

“老板，我没听说过，”擦鞋匠说，“要是您愿意，待会儿我们可以问问别的同事。”

① 里卡多·伦登（1894—1931），哥伦比亚漫画家。

别的同事。他们中的两三个已经开始整理行当了。收起椅子，叠起抹布，把蓬乱的毛刷和凹陷的鞋油盒塞进木箱子的抽屉里。在傍晚车水马龙的一片哀鸣中，空气里充满了上锁和关上铝盖的轻啄声。那是下午五点差十分：市中心的擦鞋匠们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固定的工作时间？马亚里诺不止一次地画过他们，特别是在早期，那时候来市中心散个步擦个鞋对他而言是一种对那座日新月异的城市进行诊脉的方式，他因此才感到自己是城市这个实体的直接见证者。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改变：马亚里诺变了，擦鞋匠也都变了。他几乎不再来市中心，并且已经习惯于通过屏幕和书报来观看这世界，他不再追随生活，反而任由生活在他的藏身之地找到他，仿佛他已经看明白，经过了这么多年，他所做的一切允许他这么做，如今轮到生活来找寻他了。而那些擦鞋匠，如今也不再依据荣誉契约做自己的工作地点——那两米见方的公共空间——的主人了，而是归属于某工会：每月缴纳定额的会费，拥有一张精准塑造的营业执照，这样就能避免哪怕是最微小的挑衅。是的，那座城市也变了。然而，当马亚里诺试图罗列它的变化时，打断他的不是怀旧情绪，而是一股奇怪的想要在这混乱中停下来的念头，仿佛这样能够让他内心的紊乱、器官缓慢的氧化、对这城市破碎记忆反射出的记忆的腐蚀也都停下来：比如说，如今再没人知

道里卡多·伦登是谁，他刚刚从这里经过，尽管他已经过世七十九年了。如同众多其他人物一样，哥伦比亚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漫画家也被那无底洞般对于遗忘的饥饿感吞噬掉了。某一天人们也会忘记我，马亚里诺心想。他一边把一只脚从箱子上挪下来换上另一只脚，一边晃动手中的报纸，让折起的一页回到应有的位置（快速地晃了晃手腕），心想：然而距离那一天还早着呢。就在那一刻，他听见自己说：

“那哈维尔·马亚里诺呢？”

擦鞋匠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是在问他。“老板您说什么？”

“哈维尔·马亚里诺，您知道是谁吗？”

“知道，在报纸画漫画的那个人，”擦鞋匠说道，“但他如今不来这儿了。他厌倦了波哥大，至少我是这么听说的。早些时候他就搬出城，住到山上去了。”

至少人们还记得他。这也不足为怪：在八十年代初期，恐怖主义还没兴起，人们还没什么搬离城市的理由，因此他的离开在当时成为了轰动全国的新闻。马亚里诺一边等着擦鞋匠再说些什么，一个问题也好，惊叹也罢，一边盯着他头顶表面的秃斑，那块毁灭之地只剩下几根头发和一些斑点，斑点揭露了阳光的长时间暴晒：那是些有着癌变潜能的小块，是生命衰竭的起点。但擦鞋匠再没说话。擦鞋匠没认出他来。再过一会儿，

马亚里诺将要迎来决定性的庆典、他与他的事业长达四十年的性交的高潮，而尽管如此，他依然感到十分惊讶：人们没认出他来。他的政治漫画已经让他成为了三十年代初期伦敦式的人物：他是半个国家的精神领袖以及另半个国家的头号公敌，对于所有人而言，他是一个能够促成某条法律的废除、推翻某个法官的判决、让某个市长下台或严重威胁某个部门稳定的人，纸张和墨汁是他实现这一切的唯一武器。然而在大街上却没人认得出他，将来可能也没人会认出他来，因为跟如今的专栏不同，报纸上刊登的漫画从来不附带作者的照片：对于大街上的读者而言，那些漫画仿佛是自行产生的，没有作者，像一场阵雨，又像一场意外。

画漫画的那个人。是的，马亚里诺就是那个人。那个漫画偏执狂：一个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政客曾经在报纸的读者来信中这么称呼过他。此刻，他透过一如既往疲惫的双眼观察着市中心的居民：卖彩票的人在靠着石墙休息；神情傲慢的学生往北边走去，寻找小巴士；在人行道中央停下来情侣，男女两人都是职员，都穿着白衬衫和深蓝色下装，牵着手却并不看着对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听见他的名字时都会有所反应——要么赞美，要么抨击，反正不会无动于衷——然而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认得出他的面孔。如果他犯了什么罪，也没有人能

够在一排惯犯中将他辨认出来：是的，我确定是第五个，那个大胡子，瘦瘦的，秃顶的。对他们而言，马亚里诺没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征，即使是那些极少数的在这些年见过的人也通常做出惊讶的评论：从没想到过他竟然是个秃子，也没想到过他那么瘦，还留着大胡子。他的秃顶并不太引人注目；每当再次碰见曾有过一面之缘的人，马亚里诺通常会听到同样的诧异的评论：“您一直都是这样的吗？”或者：“真奇怪！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真没注意到呢！”也许应该归咎于他那吞噬掉人们的注意力的面部表情，犹如吞噬黑洞的光：他那眼睑下垂的双眼从眼镜后面透露出一股持久的悲哀，又或者是那仿佛逃犯的面巾一般将脸遮掩起来的胡须。他的胡须曾经一度是黑色的；如今依然茂盛，只是颜色渐渐变灰了：下巴和鬓角的胡须略微多了一些，脸颊略微少了一些。这都不重要：他的胡须依然掩饰着他。依然没人能辨认出马亚里诺，他依然匿名存在于人口稠密的街道之中。这匿名带给他一种孩童般的愉悦（一个躲在禁止进入的房间里的孩子），也让玛格达莱娜——离开他已经很久的前妻——感到安心。“在这个国家，要杀死一个人是不需要什么理由的，”每当他在漫画中攻击某个军人或毒贩的时候，她这样对他说，“最好谁都不知道你是谁，长什么模样。这样你去买牛奶的时候，即使回来晚了我也不用太

担心。”

他用目光扫过黄昏时分的桑坦德公园，即刻瞧见有三个人在看报纸，他的报纸，他心想，那三个人的视线即将或者已经遇见了他的名字和签名的印刷体——那精心描绘的大写字母，立即变身为一连串纷乱的曲线，最终在某个转角分离开来，如飞机坠毁后悲伤的尾流。所有人都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他的漫画：在评论版第一页的正中央，为了憎恶公众人物，或者为了找到爱戴他们的理由，每个哥伦比亚人都前往那个神秘的地方，那张属于那个长病不起的国家的集体大沙发。翻开评论版块，首先映入眼帘的即是他的漫画。黑格子，细线条，画框下的一行文字或简短的对话：每一天，漫画离开他的书桌，继而在同一或另一报刊的专栏中、在怒气冲冲的读者来信中、在某个清晨广播节目的任意一场辩论中被称颂、被赞美、被评论、被曲解、被抨击。是的，那是一种极端恐怖的权力。曾经有一段时间，那是马亚里诺最想要得到的东西；为了得到它，他异常勤奋地工作；他享受它，尽可能地利用它。而今天，在他七十五岁的年纪，正是那个被他无数次攻击过逼迫过蔑视过的政治阶级，那个被他肆无忌惮六亲不认地嘲讽过的阶级（他为此失去了相当多的朋友，甚至好些亲属），决定大花力气费尽周折，在哥伦比亚历史上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向一

位漫画家奉上它的谄媚。“这种事以后绝不会再发生，”那家报社过去三十年的主编罗德里格·巴伦西亚在电话中对他说，此事的组织者刚刚结束了和主编的官方会晤，离开后者的办公室，主编就迫不及待向马亚里诺通报官方对他的赞美以及他们的计划，“这种事以后再不会出现，如果推掉的话那真是太蠢了。”

“谁说我要推掉？”马亚里诺说。

“没人这么说，”巴伦西亚说，“好吧，是我说的。因为我太了解您了，哈维尔。事实上，他们也很了解您。否则他们为什么要事先来征求我的意见呢？”

“我算是看出来了，您是被派来谈判，来说服我的。”

“差不多吧。”巴伦西亚说。他的喉音低沉，声音很自然，毫不忸怩造作。他对自己嗓音的特点十分了解，他早已学会熟练精准地筛选那些最适合自己嗓音的词语。“他们打算在哥伦布剧院举行典礼，哈维尔，好好想想吧。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别像个傻子一样。这不是为了您自己，您站在我的位置想想，我不在乎您怎么样。这可是为了报社啊。”

马亚里诺不耐烦地哼了一声，说：“您让我想想吧。”

“是为了报社啊。”巴伦西亚说。

“您明天打电话过来，我们再商量这件事。”马亚里诺说。过了一会儿又补充道：

“是在弗耶尔厅吗？”

“不是，哈维尔，这正是我要跟您说的。是在主厅。”

“在主厅啊。”马亚里诺说。

“对啊，这正是我一直跟您强调的关键。他们可是认真的啊。”

没过多久，他们向他确认了此事——哥伦布剧院，主厅，事情变得认真起来——而他觉得选择的地点太不合适了：在那儿，在六位女神的壁画之下，在上演过吕伊·布拉斯、罗密欧、奥赛罗和朱丽叶的迷幻空间的幕布后面，在他从小到大观看过无数美妙作品的同一个舞台，他在那里看过马塞尔·马叟^①，也看过《人生如梦》^②。如今，那里将上演他亲自创作的作品：受宠爱的儿子，被授予荣誉的公民，穿着再多勋章也能佩戴得下的大翻领西装的杰出同胞。正因如此，他才拒绝了部长为他安排的轿车接送：一辆装有深色防弹玻璃的黑色奔驰轿车，根据电话里那位声音颤抖的秘书的描述，轿车将到他位于山上的家里接他，然后直接停在剧院门口的石阶前面，恰好在金属华盖的正下方，年轻貌美的女子在那里下车，前往舞会，与王子相识。不，这个下午马亚里诺开着他老旧的路虎来到市中心，把

① 马塞尔·马叟（1923—2007），法国犹太裔戏剧家，以默剧小丑而闻名。

② 《人生如梦》，西班牙戏剧家卡尔德隆（1600—1681）的代表作。

车停在第五大道与十九街交汇的停车场：他想要步行抵达他自己的庆典，像任何一个街坊邻居一样走去那里，当他突然出现在某个街角时，空气中会激起涟漪，唤醒人们议论的舌头，引起转头侧目；他想要用那唯一的姿态向人们宣告，他固有的独立性丝毫没有丧失：他依然拥有将那些人放在靶心的权力，这权力是那个政权、那个庆典以及那辆装有深色防弹玻璃的奔驰轿车都无法改变的。此刻，马亚里诺坐在擦鞋匠对面的椅子上，刷子在他的鞋面移动着（刷子移动太快以至于它变成了一道棕色的粗线条，如同风扇的翼片转动太快而变成了一道白色的圆圈），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在来到市中心前不曾想到过的问题：如果换做是伦登，他会怎么做？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伦登身上，他会怎么做？他会心满意足地参加庆典，还是顺从接受，抑或带着些玩世不恭？他会拒绝出席吗？哎，不过伦登早已用他自己的方式将之拒绝了：在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八日那天，他走进格兰大道上的一家小超市，买了一瓶啤酒，画了一幅画，然后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在过去的七十九年，没有人能够对这一切的原因做出解释。

“老板，一共是三千五百比索^①，”擦鞋匠对他说，“是因为

① 比索是哥伦比亚流通使用的货币。

老板您的脚很大。”

“人们都这样说。”马亚里诺说道。

“脚大对我来说当然更好，请原谅我这么说。”他说。

“那倒是，”马亚里诺说，“这样对您更好。”

马亚里诺翻遍裤子的每一个口袋，前面和后面的袋子都翻过了，然后拿起灰色外套，手指在某个缠满线头——如同被海藻缠身的鱼儿——的衣兜里摸到了一张购物收据和一张皱巴巴的快要破掉的绿色钞票。“您看，”他带着预谋好的慷慨对擦鞋匠说，“零钱就不用找了。”擦鞋匠展平钞票，从木箱子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很旧的皮夹子，将钞票平整地放进去，仿佛依照字母排序般地精准。随后，他仰起疲惫的脸，用力闭上双眼，再睁开：“老板，我们去问问吧？”

“问什么？”

“问您之前在寻找的那位先生啊。没关系，我可以问问我的同事，一点儿也不麻烦。”

马亚里诺说不用了，在空气中挥动着手，仿佛要把刚才说过的话抹去，然后结结巴巴地向他道谢。然而，他很喜欢那位擦鞋匠，喜欢他自然的礼仪和端庄的举止：那是在这个不优雅、没教养且粗鲁的波哥大面临灭绝的物种，波哥大几乎不具备南美城市的特征。是谁曾经说过在波哥大连擦鞋匠都会引诵

普鲁斯特？肯定是某个英国人说的，马亚里诺自言自语道，只有英国人才会发表这样的宣言。当然，这话是在很久以前说的了：说这话的人是在另一个城市，那个已经消失的城市，幽灵的城市，里卡多·伦登的城市，格兰大道的城市，几十年前马亚里诺曾有机会看见格兰大道的大门，从他此刻漫不经心停下脚步的人行道上，迈一小步离开那条充满敌意的街道，他的目光迷失在车窗明亮的小巴士之间。但那家小超市已经消失了。很多商店和咖啡店都消失了，包括格兰大道。会不会从这扇幽灵之门中走出伦登的幽灵？但那不是幽灵：是某个和伦登穿着相同的人，是某个和伦登外貌相似的人，和他戴着同样的宽檐帽，和他一样领结歪到了一边：就是这样。也许，马亚里诺心想，幻觉的产生是由于临近格兰大道或他从前活动的区域，又或许这不过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的虚幻的回忆。记忆是多么奇怪的东西：它让我们记得那些我们不曾经历过的事情。马亚里诺清楚地记得伦登步行于市中心，在即兴咖啡馆遇见莱昂·格里夫^①，在清晨喝醉了，孤零零地、悲伤地回家……虚构的记忆，杜撰的记忆。但他一点都不惊讶：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伦登不可能不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您之前

① 莱昂·格里夫（1895—1976），哥伦比亚诗人。